

## 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的書法藝術

蔡崇名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

### 一、前言

清代自阮元提出「南北書派論」，掀起碑學的旋風，其後包世臣發表《藝舟雙楫》一書，使碑學更爲興盛，康有爲接著推崇包世臣，撰《廣藝舟雙楫》，碑學便如日中天，達到顛峰之境。

包世臣推崇北碑，主要是因爲先秦保存碑刻極少，而唐碑又在其後，故特重北碑。北碑以魏碑爲主，後人又以魏碑稱之。魏碑之中，最重要的有四大類，一爲碑刻：如〈張猛龍碑〉、〈高貞碑〉等；二爲造像記：如〈龍門造像二十品〉；三爲墓志銘：如〈張黑女墓志〉、〈元顯儁墓志〉等；四爲摩崖書：如〈鄭文公碑〉、〈觀海童詩〉等。

北碑四大類中，實以摩崖書最具特色，成就也最高，至今只有這一部分，後人尙無法跨越，像顏真卿、柳公權這樣的大家，其作品在相形之下，便有如小巫見大巫了。所以康有爲在盛讚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後，稱此碑「較〈觀海童詩〉尤難也」，又稱「若下視魯公『祖關』、『逍遙樓』、李北海『景福』，吳琚『天下第一江山』等書，不啻兜率天人，視沙塵眾生矣，相去豈有道里計哉」！<sup>[註 1]</sup>這段話雖然有點驚人，算是公允之論。其中所指〈觀海童詩〉乃鄭道昭的榜書大作。過去凡是談到榜書，都推鄭道昭爲第一，但是康有爲扭轉這種看法，推崇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超越〈觀海童詩〉，爲榜書之宗<sup>[註 2]</sup>，於是舉世聞名，臨習的人無數，對書法的研究和弘揚產生重大的影響。但因碑榜大字，古今罕見；且這類摩崖書都刻在高山上，模拓不易，加上長年累月風吹雨打，善本難求，不僅剝損殘缺，字跡亦多模糊不清，此碑已沉寂甚久，值得作進一步探討。

### 二、著錄及傳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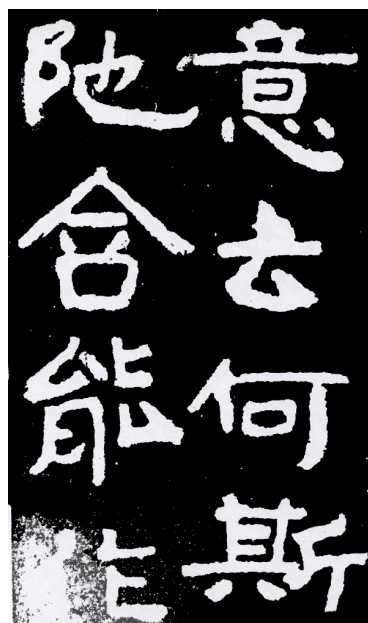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（圖一）刻於山東省泰安縣東南麓泰山龍泉峰大石坪的摩崖上。「經石峪」原名「石經峪」，在龍泉峰西邊。所刻文字乃佛教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簡稱《金剛經》。由於刻佛經之故，每字直徑尺餘，約長五十公分，寬四十五公分，字形極大；但因年代久遠，加上風吹雨打太陽曬，磨損剝落，破損嚴重，目前僅剩一千多字而已。

最先將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加以著錄的是明代孫克宏的《古今石刻碑帖目》[註 3]，直到清代，隨著碑學勃興，碑本才受到重視，對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的著錄也漸多，計有《泰安縣志》、《重修泰安縣志》、《山左金石志》、〈石泉書屋金石題跋〉、汪鋆《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》、錢大昕〈金石文字跋尾〉等。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的傳本，目前有〈原拓泰山金剛經〉、〈譚藏泰山金剛經〉、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及〈泰山金剛經精華〉四種。其中〈原拓泰山金剛經〉（圖一）有湘江本和藝文本印行，收二千零二字，後有劉墉、俞樾及王大錯之跋文。據王大錯跋云：「右泰山石峪經殘字帖一千零九葉，一葉一字，字大徑二尺」[註 4]。王氏所見之本，到了今天，又缺了七字。至於中國美術社的本子（圖二）分上、下兩冊，未有聶治安、曾熙、鄭孝胥、清道人跋文，這是流傳最廣的兩種本子；雖然兩本大致相同，但由於摹拓各有特色，其間仍有不少差異：如圖一、二：兩相比較之下，第一行第三字「何」，湘江本「口」部偏右上，中國美術社本「口」則偏左下，有明顯之別。又第二行第二字「能」，湘江本「匕」部一畫而下，中國美術社本「匕」則分上下段，差異頗大。第二行第四字「作」，湘江本極清晰，右半「乍」末筆收點。而中國美術社本，左半模糊不清、右半「乍」形狀與湘江本不同，且「乍」部未收尖，全是隸法，兩本亦有差異。但整體而言，仍是大同小異、且保存之字仍清晰可見，摹拓之法亦佳，尚能自碑本之中觀其筆法，體會其神氣韻味，仍不失為善本。



圖一：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（湘江本）



圖二：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（中國美術社本）

### 三、碑文內容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的內容，為佛教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全文有五千多字，目前流傳湘江本僅剩一千零二字，但因碑在高山摩崖，字又極大，故摹拓是一字一頁，然後再拼湊而成。目前湘江本一千零二字中，所有破損脫落的字，全部省去，故全文實在不可讀，茲依《金剛經》文，標示脫落諸字，以供閱讀及查考之用：

#### 《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，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，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，飯食訖，收衣鉢、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時長老須菩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□□右□著地，合掌□□，而□佛言，希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、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

佛言，善哉善哉，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善女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。

佛告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□□其□，所有□□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，若非有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□是□□□□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若善□有我相人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

復次須菩提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□□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□於相。何以故，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□方虛空，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虛空，□□□□？□□，□□。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亦復如是□可思量，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

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即非身相，□□□□□□，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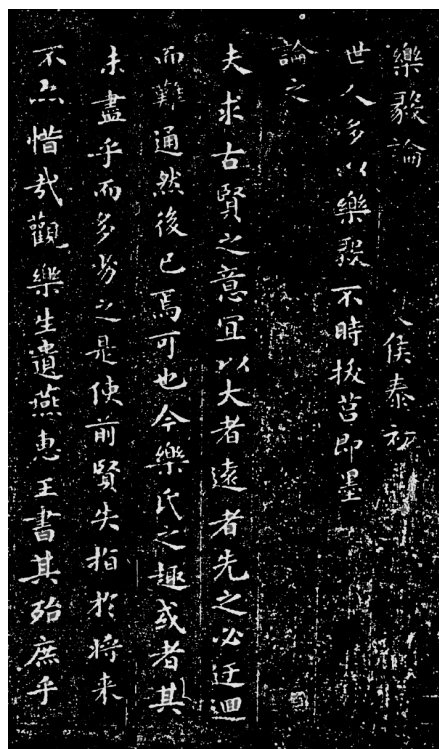
須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頗有眾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佛告須菩提，莫作是說，如來滅後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，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，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，種諸善根。聞是章句，



明·孫克宏《古今刻碑帖目》云：泰山之陽刻金剛經，字大尺許，相傳為王右軍書。[註 5]

按：此摩崖書與王羲之楷法完全不合，右軍亦無大楷傳世，今所傳〈樂毅論〉[註 6]（圖三），如圖三所示：觀其結體工整端莊，與此大異其趣，絕非右軍之筆。再據《重修泰安縣志》載：

或以其筆法與鄒縣北齊韋子深同出一手，定為韋氏所作。[註 7]



圖三：王羲之〈樂毅論〉（取自《二王小楷》，宋拓清儀閣本）

此據鄒縣北齊韋子深之字，定為韋氏所書。考鄒縣「四山刻經」包括崗山、尖山、葛山、鐵山摩崖。又《書道全集》載：

其中尖山是大品般若經，存二百五十餘字，是齊武平五年韋子深刻。[註 8]

據此可知「四山刻經」中唯〈尖山摩崖〉為韋氏所書；然今無傳本，無法比對，姑以存之。又〈石泉書屋金石題跋〉引阮元之說，以為唐邕所書並云：

阮文達則謂鄒縣尖山摩崖晉昌王唐邕題字，筆法相同，或出邕書。[註 9]

按：〈尖山摩崖〉究為韋子深或唐邕所書，已眾說紛紜，難於論定，又無傳本可資驗證；而《北齊書·唐邕傳》亦隻字未提唐氏善書之說，更令人啓疑。至於畢沅《山左金石志·小鐵山摩崖殘字八種》載：

一刻東嶺，僧安道壹著經，凡八字、十行，在寧相將口之右。[註 10]

畢氏又以為安道壹所書，今已不見拓本，亦無法比對，姑以存之。聶劍光《泰山道里記》云：

北齊武平梁父令王子椿，好內典，當於徂徠山刻石經二，俱隸書，字跡古秀，與此如出一手，則此經或亦王子椿書。[註 11]

聶氏據〈徂徠山般若經題記〉推為王子椿所書。考徂徠山佛經摩崖上題「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」十一字[註 12]。又有為徂徠山大般若經摩崖共有兩刻，《山左金石志》載：

右刻經文八行，行六字，經六寸，後王子椿等題名。[註 13]

徂徠山映佛巖《大般若經》，共八行，每行五至六字，第九、十行署款「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」十一字。詳觀徂徠山摩崖二刻石與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的書風極為相近，且皆有王子椿之提名，如圖四至十二為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與王子椿〈徂徠山大般若經〉相同字之比較，兩者確極神似，如出一手。筆畫都用圓筆，轉折圓融，如「尊」字中央「酉」部大彎鉤，極為婉轉。「羅」字上半「四」字右彎之筆亦然。而間架仿如臨摹而成，不論「何、佛、尊、世、蜜、羅、波、福、維」之結構，無一不像；至於風格古樸雄厚，亦無二致，顯係同一書家之作，絕非偶然。故錢大昕《金石文字跋尾》云：

泰山有石經峪三字大如斗，不記姓名年代，明王世懋疑為宋元人筆而無所指實，今驗其字跡古跡，與徂徠二刻如出一手，當亦出子椿手筆，宋元人不能如此淳樸也。[註 14]

錢氏驗其字跡，認為與徂徠山摩崖二刻如出一手，亦定為王子椿所書，可為確論。

圖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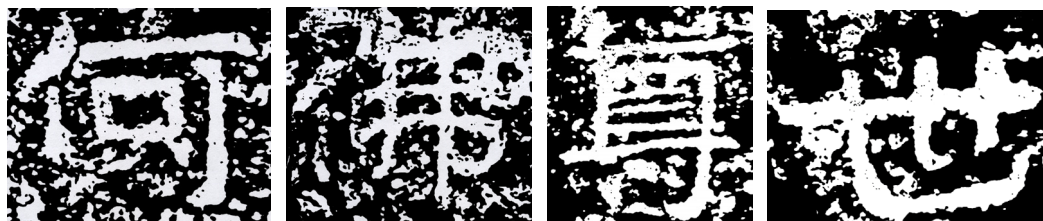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

圖六

圖七

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



〈徂徠山大般若經〉

圖八

圖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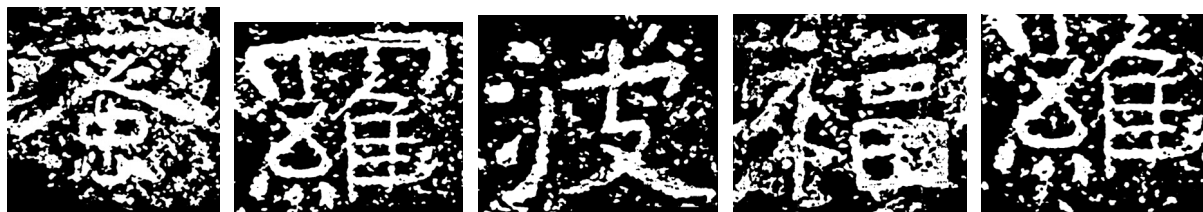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

圖十一

圖十二

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



〈徂徠山大般若經〉

### 五、書法淵源與特色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既為王子椿所書，但《北史》、《北齊書》俱無傳。據徂徠山摩崖二刻石署款，知其嘗為「冠軍將軍」、「梁父縣令」。又據《泰山道里記》所載，稱其「好

內典」、能書法，然資料仍十分有限。茲依其書法論之。〈經石峪金剛經〉為榜書大字，筆畫趨圓，結體寬扁，尚殘留部分隸書波磔。由於筆畫粗大，間架寬博，氣勢雄偉，但因變化無窮，透露一股逸氣，錢大昕以為「淳朴(樸)」為宋人所不及[註 15]，聶劍光則稱其字跡「古秀」[註 16]，皆是知言，蓋得之於北魏·鄭道昭也。今以〈鄭文公碑〉相較，即可見一脈相傳之跡，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稱「其筆意略同鄭文公」[註 17]堪稱知言。如圖十三、十四：觀其兩帖之筆法圓轉、間架寬闊、風格樸厚，確極相彷彿。王子樁之書法受鄭道昭影響，是顯而易見。



圖十三：〈鄭文公碑〉  
(取自華正本)



圖十四：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  
(湘江本)

## 六、書法藝術

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被康有為推崇為「榜書之宗」，並評在妙品下，可謂推崇至極。此碑字大尺許，為榜書大字。如圖十四：觀其筆畫粗大而圓勁，如「人、於、經、中」諸字皆然；「此」字大橫畫、「有」字右彎鉤，皆圓勁無比。而間架寬闊，極為壯觀；如「有」字寬綽有餘，「此」字亦為開闊；然雄厚中寓變化，有古逸之趣。康有為曾盛讚云：

榜書亦分方筆圓筆，亦導源於鍾、衛者也。〈經石峪〉圓筆也，〈白駒谷〉方筆也，然字以〈經石峪〉為第一，其筆亦略同〈鄭文公〉，草情篆韻，無所不備，雄渾古穆，得之榜書，較〈觀海童詩〉尤難也。若下視魯公「祖關」、「逍遙樓」、李北海「景福」、吳琚「天下第一江山」等書，不啻兜率天人，視沙塵眾生矣，相去豈有道里計哉！東坡曰：「大字當使結密而無間」，此非榜書之能品，試觀〈經石峪〉，正是寬綽有餘耳！[註 18]



康氏以此碑爲圓筆，其筆意略同〈鄭文公碑〉，確是知言；並稱其風格「雄渾古穆」，更勝過鄭道昭〈觀海童詩〉碑，至於顏真卿、李邕、吳琚之書更不能相提並論，可謂推崇至極。至於蘇東坡「大字當使結密而無間」之論，康有爲斥爲「此非榜書之能品」，並稱此碑「正是寬綽有餘」。蓋東坡論書以大字間架易於鬆散，故以結密而無間爲尙。此碑諸字固然緊密，然間架開闊大方，又覺寬綽有餘，所論各有立場，並無矛盾之處。包世臣則稱其字「有雲鶴海鷗之態」[註 19]蓋讚美其蕭散俊逸之趣，而楊守敬又稱此碑「如做小楷，紆餘容與，絕無劍拔弩張之跡」[註 20]，如圖十四，觀其風格，確是從容鎮靜，如老僧入定，絕無劍拔弩張之氣，正是此碑最大特色。王大錯在此碑本之末跋曰：

右泰山石峪殘字帖之相傳爲六朝魏齊人所書，用筆兼有篆、分、真隸諸勢，蓋以古拙樸茂勝者。[註 21]

王氏以「古拙樸茂」譽之，亦是知言。此碑確是古拙樸茂、紆餘容與，堪稱榜書之傑作。

## 七、結語

綜上所論，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在進一步探討之後，首先，對於現存一千零二字在《金剛經》的位置加以確定，以免一般書人讀不通之困惑。其次，確定書法家爲王子椿，乃經過〈徂徠山大般若經〉與此碑逐一核對所獲得的結果，應具有相當的說服力，解決一千六百年來的困惑。第三，對於作品從筆畫、間架和風格肯定其藝術之成就，足與鄭道昭相媲美，提昇王子椿在楷書的地位，這是本論文最大的收穫。

### 【註釋】

[註 1] 康有爲，《廣藝舟雙楫》（台北：商務，一九八五年）第五十七頁。

[註 2] 同 [註 1]。

[註 3] 李佐賢，《石泉書屋金石題跋》，在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二輯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）第十九冊，第一四一九四頁。

[註 4] 《原拓泰山金剛經》（台北：湘江，一九八四年）。

[註 5] 同 [註 3]。

[註 6] 《二王小楷》（台北：歷史博物館，一九七八年）第一頁。

[註 7] 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三輯》第二十五冊，第五七九頁。

[註 8] 《書道全集·第一冊》，第六十二頁。

[註 9] 同 [註 7]。

[註 10] 畢沅，《山左金石志》，在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一輯》第十九冊，第一四四八五頁。

[註 11] 洪金山，《漢魏南北朝碑學之研究》（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，碩士論文，一九七三年）第一八五頁。

[註 12] 同 [註 10]，第一四四七八頁。

[註 13] 同 [註 12]。

[註 14] 錢大昕，《金石文字跋尾》，第十頁。

[註 15] 同 [註 14]。

[註 16] 同 [註 11]。

[註 17] 同 [註 1]。

[註 18] 同 [註 1]。

[註 19] 包世臣，《藝舟雙楫》，第七十九頁。

[註 20] 楊守敬，《書學邇言》（台北：藝文出版社，一九七四年）第十頁。

[註 21] 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（台北：香江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）。

### 【參考書目】

1. 《原拓泰山金剛經》（台北：湘江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二月）。
2. 〈泰山經石峪金剛經〉（台北：中國美術社，一九七三年九月）。
3. 姚秦·鳩摩羅什譯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《大正藏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五九年）第八冊「般若部四」。
4. 印順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（台北：正聞出版，一九七八年七月，第四版）。
5. 汪鑾，〈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〉，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一輯》第十冊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。
6. 畢沅，《山左金石志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一輯》第十九冊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。
7. 李左賢，〈石泉書屋金石題跋〉，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二輯》第十九冊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。
8. 《泰安縣志》，蕭儒林撰，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三輯》第二十五冊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八六年七月）。
9. 孟昭纂，《重修泰安縣志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編·第三輯》第二十五冊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八六年七月）。
10. 于還素譯，《書道全集》（台北：大陸出版社，一九七六年七月）。
11. 筠菴，《經石峪金剛經摩崖近貌》（書譜，一九七九年，第四期）。

12. 包世臣，《藝舟雙楫》（台北：世界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二月）。
13. 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》（台北：商務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二月）。
14. 蔡崇名，《書法及其教學之研究》（台北：華正出版社，一九七八年）。
15. 錢大昕，《金石文字跋尾》，《石刻史料·第二輯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一九七七年）。
16. 楊守敬，《書學邇言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一九七一年）。